皇明嘉隆疏抄

皇明嘉隆疏抄凡例

一是編止嘉靖隆慶間前此經濟錄及疏議輯略所載者今不重錄聊續其所未備云

一是編止據省署舊錄中多脫落草率抄謄未敢選擇往往憶及昔時曾聞海內所傳佳疏及近年諸名公忠謨讜論在人耳目者今多未備容俟購補

一分類三十有七疏凡四百有奇中間事屬經濟者反多掛漏至一事而經二三人言者或并錄之取其有關封駁非必備時務也

一門類先

朝廷後庶事略倣經濟錄及疏議輯略例壬春類

諸疏前後並不編年論爵一隨抄謄早暮序

入爾

一諸臣意見不同言論各異有堅持古道而時

制未協有忠憤激發而論事過當者均取之

以備參考

凡例終

皇明嘉隆疏抄目錄

卷一

君道一

卷二

君道二

卷三

聖學

宮闈

宗藩

四卷

巡遊

獻愚忠以惜財費疏　李廷相戶部尚書

慎行幸以慰群情疏　王治都給事中

命令

審綸音以光聖治疏　鄧繼曾給事中

慎綸音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給事中

信明詔以杜弊源疏　鄭自璧都給事中

收成命以防後患疏　喬祺御史

慎出命以示大順疏　汪思給事中

慎[illegible]旨以光聖治疏　顧濟給事中

重秕否以清朝政疏　黃臣給事中

審大號以隆大業疏　李學曾都給事中

從衆論以塞禍源疏　王璜御史

重降明旨大懲奸黨疏　童僑給事中

信詔旨以正國法疏　許復禮都給事中

慎政信以圖治安疏　黃重給事中

差遣

停止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大學士

憫人窮以昭聖德疏　楊一清

暫停差官織造疏　喬宇尚書

憫念窮民乞停差官織造疏　楊廷和

卷五

優老乞言以裨聖政疏　何天衢都御史

固政本以隆聖治疏　汪思

敬大臣優眷諫疏　李錫給事中

崇一德以享天心疏　唐皐脩撰

宥細故以全大體疏　光懋都給事中

乞信大臣守職以光聖德疏　張嵩

急親賢以安大業疏　湛若水

禮臣下以勵節行疏　葉奇御史

留用老成以光盛治疏　嚴用和都給事中

訪用賢臣以圖治安疏　劉世揚都給事中

召對

好尚

卷六

脩省一

停止造作以回天意疏　朱衡工部尚書

災異陳言躬先節儉疏　嚴用和

卷七

修省二

修省陳言以復初政疏　汪俊

廣聽納以弭災變疏　李時禮部侍郎

因天災以圖治道疏　丘九仞給事中

修省陳言以荅天戒疏　蕭一中御史

陳愚見以實修省疏　熊爵御史

修省陳言以副聖懷疏　碩溱

務實德以荅天戒疏　彭汝寔給事中

自劾以弭天變疏　楊言給事中

卷八

弼違

宥言官戢儉士以杜亂階疏　鄭慶雲

慎政令以正國體疏　劉思賢御史

擴善端以寬無辜疏　陳相御史

停工作罷織造以固邦本疏　張漢卿給事中

慎予奪以全大體疏　雷應龍

停止斂取銀兩以裕國計疏　李春芳大學士

納忠言罷採辦以紓國計疏　詹仰庇

崇節儉以隆聖德疏　魏時亮都給事中

罷徵邊開商稅以[illegible]民財疏　劉顓御史

因事納忠以備[illegible]疏　賀一[illegible]

慎抽取以蘇民[illegible]疏　黃[illegible]

卷九

時政

卷十

貢獻

釐弊

爵賞

杜傳乞以光聖政疏　夏言

禁傳乞以惜名器疏　屠僑

止傳乞抑奔競以正士風疏　鄭一鵬

靳惜名器以懲奸頑疏　鄭自璧

寢傳奉杜請謁以光聖德疏　夏言

抑倖進以惜名器疏　解一貫都給事中

杜請乞抑冒濫以愼名器疏　劉體乾給事中

重爵賞以彌釁端疏　鄭自璧

惜名器以絕厲階疏　金獻民兵部尚書

惜爵賞以正國體疏　汪淵御史

惜爵賞以嚴主威疏　張九敘都給事中

國是

正名義以杜邊患疏　曾忭

用人

辨忠邪以存國體疏　趙漢

宥言官以彰聖德疏　廖紀吏部尚書

擴大公以贊聖治疏　霍韜

謹用人以圖治化疏　許復禮

昧死陳言以效愚忠疏　楊名編修

慎選撫臣以安地方疏　解一貫

脩大政祛流弊以隆聖治疏　孫應奎給事中

言官自劾不職疏　盧瓊御史

覈名實辨邪正以隆治道疏　毛愷御史

卷十三

援直一

弘虛受以隆致治疏　馮成能都給事中

容諫臣以開言路疏　鄭本公御史

容自臣以隆聖治疏　朱是昌御史

宥言官以廣聖德疏　沈漢給事中

齋天戒以弘聖德疏　鄭洛書御史

寬宥言官以開言路疏　周在御史

重言路以廣聖德疏　馬永總兵

均恩赦過以寧脩省疏　陳守愚給事中

廣求言以達民情疏　余才光祿少卿

宥愚直以開言路疏　浦鉷

宥言官以廣忠益疏　鍾繼英御史

卷十四

援直二

宥狂愚以保治安疏　張逵

信任大臣以保治安疏　解一貫

弘聽納以別淑慝疏　王時柯御史

容忠直以保聖德疏　林有孚御史

宥狂直以振士氣疏　鄭一鵬

宥戇直開言路疏　田麟御史

宥言官以弘化理疏　程啓充御史

霽威嚴以平政體疏　黃宗明侍郎

垂天鑒以宥罪赦過疏　魏良弼

應詔陳言疏　周良佐戶部主事

優言官以廣忠益疏　龎尚鵬都御史

表忠

旌忠

卷十五

財計

卷十六

邊事

備陳邊計疏　楊博吏部尚書

明戰守以安畿輔疏　張秉壺給事中

振紀綱以綏四方疏　胡經編脩

正名罪慎舉用以杜奸萌疏　曾忭

明賞罰以靖地方疏　鄭自璧

處夷情疏　霍韜

杜狡夷以安中土疏　張羽

經略邊務疏　李棠

正法典嚴勘驗疏　嚴用和

虜情漸改邊事可虞疏　沈涵御史

酷暴邊官讐視降人疏　沈涵

議處江馬糧料以甦民困疏　沈涵

戶兵二部覆題沈涵議處兵馬糧料積弊疏

遵成憲重名器以全戚畹疏　張仲賢御史

議禮

慎守祖宗家法疏　石瑤

行大禮以慰人心疏　周冕御史

舉大禮以昭聖孝疏　朱淛御史

舉行盛禮以安群情疏　馬明衡

大臣終制以植綱常疏　何維栢

明禮制以崇風教疏　安磐

除胡邪正祀典以昭華夷疏　陳棐右給事中

遵成憲以昭典禮疏　唐胄

守禮義以明國論疏　鄒守益

卷下　几

近倖

卷二十一

附抄一　以後俱係萬曆年分地方重務

卷二十二

附抄二

皇明嘉隆疏抄目錄　畢

少傅兼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
史臣楊一清謹
題爲獻愚忠以答
聖眷事伏念臣章句腐儒樗蒲弱質遭際
盛時近歷仕籍既廢而興任每兼乎文武求退而進
位乃躐乎台衡頃當近倖干紀之時獲遂山林
優老之願駑駘久病豈有意於騰驤朽木不雕
分宜供於斧爨恭遇
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改任今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屢有寬朕西顧之憂之諭夫當主憂臣辱安敢
避難用是扶疾以起千里遐思誠願以其力之

所能爲者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邇者遵蒙　召還内閣之　命屢疏
悃誠未荷　俞允進退惟谷不知所爲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
使群材而權度在已虞舜之好問好察知何加
焉大禹之克儉克勤德斯懋矣
嗣位以来五年于兹敬天法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
不自暇逸然而求治之心徒切至治之效未弘
臣切觀正德年間乾綱下移權柄奸竊始則劉
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内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内閣裁斷出於　宸衷近

臣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是宜天人協應海嶽效靈柰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水溢之災屢見疊出至於物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者

聖德淸明豈宜有此皆臣下奉職不效之過也臣年老以衰非但乞骸骨且恐將就木旣不能仰承

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

恩私下干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之至切至要者疏爲五事爲

陛下陳之黨蒙

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於治道不爲無補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
辭何憾哉然此特其大要若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阜康有任官之心而事多
苟簡兵政寖矣而夷狄不免於侵陵法令彰矣
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尚多臣昏耗之
餘不能盡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事責臺諫使得盡言必有陳其
顛末以俟　采擇者矣臣不勝拳拳愛
君體　國之至除患病乞休另行具奏外繾係獻愚
忠以答
聖眷事理謹題請

旨

計開

一曰

聖學臣惟人君一心萬化之本原也然方寸之微而

衆欲攻之茍無詩書禮義以維持之百凡聲

色貨財狗馬奇珍之物遊觀畋獵騎射俳優

之技與凡異端邪術之流投閒抵隙皆足以

動揺吾心而讒諂面諛之人又從而趨附之

日積月累幾何不蕩蕩然而陷溺扵物欲之

中乎既爲物欲之所溺則扵天下之事安能

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在務決去而必行之

哉此講學所以為
人君圖治之第一議也臣切聞
陛下在藩邸時
恭穆獻皇帝專教之讀書令紀善伴讀等誦說經史
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憸人俱不得在
側故 幽潛之德孚於上下恭默之治洽于
臣民 嗣位之初首開經筵祗循舊章選擇
儒臣日侍講讀又聞
命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為韻語以便諷詠至
於無逸洪範等篇尤加研究書之[illegible]凡百
玩好悉無所用天下之人[illegible]湯

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周公稱文王不敢盤於
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
天性高明而
獻皇帝之善教有足徵矣臣愚切謂
帝皇之學與書生異不必求諸文辭之幽深不徒事
夫章句之尋摘要在繹其切得其要而已
經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隔越恐講官不得効
其誠日講乃常典耳然往年或廢於寒暑或
阻於風雨所謂一曝十寒之弊或不能免焉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詩曰日就

月將學有緝熈於光明所謂時敏者勉於有所不及也所謂緝熈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也臣昔官京師每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摘取書中好語稍有嫌忌者即不以講且其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推廣言外之意以

開

聖聰又或於講終獻佞語以驕

上心臣知今日必不爲此伏願 經筵之餘 退朝之後日御文華殿 命官進講仍乞降之賚色接以

温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明

心義理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
之大原所謂必求諸道于焉能自得師因而
推及今日之政事某事有合於古某事當用
於今某事善可為法某事惡所當戒
陛下疑神定慮默識深思聞聖賢義理之論譬猶親
近其人監古人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地有
所疑必形諸
顧問有所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講讀之制不虛行
講讀之官不虛設心常在於詩書禮義之中
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澄澈而物理自
明推之仁民愛物無所不通放之國家天下

無所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惟

聖明留心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古建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之意我

太宗皇帝始設　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　顧問職論思資望深者存加師保職銜以尊[illegible]

君德翊贊化猷即三公論道之意　列聖[illegible]未嘗不

時　召見部院大臣面議政務日與　内閣
之臣裁決可否金匱石室之藏不可見其見
於　御製五倫書及故大學士楊士奇李賢
等所著　三朝聖諭錄天順日錄等編　君
臣荅問儼然唐虞都俞吁咈之風百餘年来
政事脩舉道化隆洽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
列事情天下方面官述職来京得入覲
天顔面承清問不惟周知事之利弊亦得可見人之
賢否逮至
憲廟稀接大臣而　上下之情始覺疎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三年以後時　召大學士劉健李

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昇劉大夏都御史戴
珊等諮訪政務　面賜裁決昌大休明之氣
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　視朝稀闊大臣不
復接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
幾于蕩然

天啓
聖皇誕膺　寳曆積年弊政剗除無遺廢黜奸佞登
崇俊良嘉靖之治號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
由六部擬議必由　內閣
皇上揔攬乾綱　萬幾獨斷近臣不敢干預可謂千
載一時矣但　內閣之官自

乾桼 經筵 日講之外未聞時時接見六部等衙門官未聞 召見臣聞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夫既不得接天顏則交脩無所用其力納誨輔德亦或託諸空言及其久也壅蔽之患生竊弄威福之人或由是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 進講之餘不時 召見內閣重臣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取 旨裁決六部都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幷臺諫之臣有所論列亦乞時 賜宣 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

不許忌避庶幾 朝無失政 國無隱奸非惟大臣不敢欺蔽行私怠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臣聞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也血氣一日不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作古昔盛時嗇夫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後世以諫設官其途已狹若為諫官不得盡其言則 朝廷耳目將誰託耶我
國朝設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為責
列聖相傳未嘗不以開言路為事言路開則庶政清

言路塞則庶政紊

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科道官有所
論列輒下該衙門看了來說又或　褒之此
所以言無不達凡所建白多見采行言路可
謂大開矣柰何各官入品不同識見各異通
達
國體實心效忠者固多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
有以抗直為高者毋過乎激襲見聞之偏者
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辯論無休或數人而自
相矛盾遂至上干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寬貸亦或因而貶黜者有之

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聖
王從諫弗咈之美不侔似與　初政聽言之
意不類然此非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
臣有以自取之耳願從言官雖涉狂妄猶勝
緘默雖涉戇直猶勝詭隨熟論事有過當其心
必自諉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
失真必曰我聞風如此不得不言也若從而
詰責之罪黜之自非灼有定見確有定守者
孰不知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之歸耶切
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諱弊政無由而袪官邪
無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日入於

弊矣嘗閱唐臣陸贄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
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諫者之狂誣明我
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
皆爲盛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
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度夜思朝
删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
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
不能知其詳悉不敢泛有所指且如去歲冬
間御史侯秩論臣不宜復入　内閣上激
聖怒降二級遠方用夫秩之論臣辭雖無據心實匪
私臣之昏老委不當復用

陛下雖誤用之臣亦不能自強佚秩所言不為無見

伏願

陛下遠師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　初政樂聞讜

言之美今後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

失及糾彈官僚者一一　親賜省覽擇其言

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該衙門看詳覆

奏上　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　曲賜優容

置之不問仍　召還佚秩復其舊官或令量

才陞用豈但愚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

得安心舉職矣再乞

勑吏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開具事迹

名上
請或復其舊職或量爲敘遷如此則
聖德彌光治化有補凡有言責者感激奮發孰不思
所以自效哉
四曰宥過恭惟
恭穆獻皇帝至仁大德克享
天心篤生我
皇上潛龍升御　出震繼離奠萬國於熙平囿群生
於嘉靖推厥本源功德隆矣
皇上嗣極首議尊崇之典考經據理至再至三既而
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親親兩盡無復

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擴
聖上因心之孝紛紜牴牾力持初說終乃率衆伏
闕喧嚷無忌在禮為不恭在事體為不順上屢
聖怒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之
詔獄加之箠楚或充軍或為民甚至有斃於杖下者
罪誠自取夫復何尤但推原各官大抵狃於
學術之偏襲於見聞之陋其心惟恐
陛下有乖典禮將為
聖德之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者正所以為禮也今經二年矣充軍者
羈管邊裔有同戍役之夫為民者編齒村氓

不與衣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無復自致之
門所以節該大臣言官屢有論列未荷
俯從近該御史張袞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工欣然稱頌既而吏部
覆　題又復報罷衆心慼焉夫
陛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
未嘗終絕之也譬如
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霜雪之摧
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
寒之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竄責之又因其能自改

悔而收復之正合
天道生長肅殺之意臣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恕物之量
陛下體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無不喜且慰矣孟軻氏曰人恒
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
罪既久悔悟已深赦而復之必當有以自效
伏願
日月回照
雷霆霽威乞 勅該部通查議禮被罪之人見存者
令其生還鄉里爲民者量授一官敘用不幸

因啓致死者亦令有司優恤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徒被罪之人感再造之
恩而凡爲臣工皆興踴躍愛戴之誠矣
五曰和衷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共釋
之者君臣上下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
無閒融會流通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
衷也夫
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易疎而難親其分易暌而
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
君澤下流臣誠上達然後理道立上下不交則德業
不成有國家者之深思也

陛下即位之初　召用耆舊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腹
心崇獎臺諫聽受讜言待群臣如四體
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衆之化可成矣自夫
大禮議興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
三言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
是衆論歸一而　大禮告成矣然自是
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皆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有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濟濟相讓推賢讓

飭庶官乃和衷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之道
微爭競淩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之
過失務矯抗者不顧　朝廷之事體喜攻訐
者不究事情之虛實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
混淆於横議或因一事之失而槩其平生或
信一人之言而輙相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
奏章交搆之辭幾成乎黨誉自古太平有道
之世未嘗有此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
世伏望
陛下恭己責成　虛懷聽納　元首股肱上下相須
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使　上之情必宣於下

無壅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之患

仍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襲猜忌之風以惇大成裕無崇獧薄之行協心以理

國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亮天工如巨川之共濟然大臣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有容之德體包荒之象求賢如恐不及見善若己有之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平心以應物則孰敢不服於以和典禮之衷于以迓衡平之治大臣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光同塵之謂也不矯為異所以謂和不苟為

同亦所以謂和古之大臣上殿論事互有異
同下堂則不失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固和
也凡其比周朋與相非相怨者皆私心為之
也臣願
陛下和德於上百官和於
朝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由是三
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無不畢得豈但災沴可消而一清
未盡之年拳拳一寸之忠所望於今日者如
此伏惟

留神省察

嘉靖五年五月十八日奉

聖旨覽卿奏足見忠愛事關朝廷的朕自處置其餘

知道了卿宜即赴閣辦事該部知道

江西道監察御史臣譚纘謹

題為陳愚見以保治安事臣伏讀易傳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是以

身安而

國家可保也今天下事至正德十六年浸入危亂其去敗亡者無幾矣

皇天眷祐

九廟有靈篤生聖人入承

大統天下臣民思安如救溺願治如拯焚圖存如追亡

陛下即位以來奉天勤民賞善罰惡痛懲前弊革故鼎新固未嘗不汲汲圖治以答群望也臣以為今日之事治之名則有矣治之實則未也天下事常患於名勝而實不足天下無治之名則君臣之間尤以為未治思有以圖之惟其名勝而實不足則玩愒歲月坐失事機不惟不治而亂已潛藏隱伏於其中矣昔賈誼在漢文帝時嘗為之流涕為之痛哭

陛下之聖明遠過文帝臣之最愚萬不如賈生

陛下自以為今日之事比之文帝之時為何如也臣切憂之憂之而不言言之而不盡其心皆非所

以勉脩職業圖報
陛下也是以輒忘愚陋不避鈇鉞謹條陳四事一曰
澄 聖慮以鑒興衰一曰親大臣以脩時政一
曰開問辯以新
聖學一曰容直言以廣 聖德昧萬死為
陛下獻
陛下察臣之心矜臣之愚不錄其罪不以葑菲見遺
少加採納脫或於 新政有補萬一臣九死其
無憾矣
一澄
聖慮以鑒興衰臣切謂天下事無大無小要必歸於

人心思慮之中故孟軻氏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天下事若委而置之思慮之外漫不經意鮮有不顛仆者仰惟

陛下上承

祖宗萬世之洪基下負中外人心之仰望以一人而御四海之廣以一身而應萬務之衆所居者何地所守者何業可委而不切於思乎臣以為不必遠求唐虞湯以觀千古請於

孝宗一十八年獨至隆盛

先帝一十六年幾入敗亡少攄　聖慮究其所以在

孝宗朝其敬畏

天戒者何如其恪守
祖憲者何如其親信大臣者何如其開納忠讜者何
如其培植　國脉者何如其愛養民力者何
如其慎重名器者何如其寬征薄歛者何如
其使諸司之不失其守者何如其使人人之
樂於效用者何如至今父老言及
孝宗朝政至有泣下者蓋思慕之切真如赤子之於
慈母也在
先帝朝一切反之以致末年大壞宸濠乘隙而妄窺
寧府諸宗室以此而連禍兹皆
陛下在藩邸時目擊耳聞非臣所忍一一盡言也臣

以宸濠之變
先帝啓之寧府諸宗室之死宸濠誤之使
先帝守
祖宗之法體
孝廟之心則宸濠必不敢妄窺　神器而寧府諸宗
室不遭屠戮保全國家矣臣知
陛下於此固未嘗不爲
先帝惜亦未嘗不爲寧府諸宗室痛也然深宫無事
之時夜氣清明之際於
先帝之所以招亂
孝宗之所以致治曾以仰思之乎今日

朝政敬

天法　祖用人行事親賢納諫勤政愛民果能一一

皆

孝宗之舊乎亦或有一二已蹈

先帝之失乎臣以為殆未之思也　登極以来惟改

元一詔深類

孝宗行事所以收拾既失之人心培養已衰之元氣

宗社萬年靈長之命脈正切於此改元之後漸不如

初矣今日之事又漸不如元年矣一二年後

臣又不知為何如也臣願

陛下凡一切舉動澄其念慮此在

孝宗朝何如其在
先帝朝又何如務痛懲其所以如
先帝朝者力追其所以如
孝宗朝者由此而進之三皇五帝不難到也但苟且
因循漫不著念臣恐養成禍本紀綱壞於上
風俗壞于下民怨矣怨國步日危後之悼
今亦如今之悼昔也詩曰殷鑒不遠孟軻氏
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此
社稷興衰之介天下理亂之機惟
陛下其深思之
一親大臣以脩時政臣切謂內閣大臣在

陛下為心腹之寄六部大臣在
陛下為喉舌之官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康哉謂之曰元首股肱蓋言君臣相為一體
不可岐而為二也
陛下所以屬之者貴親而不貴疏在心而不在跡宜
著實任用不宜體貌虛文今在位大臣一切
事務託之章奏之外竟為限隔臣以為大臣
不時
宣召相與商確政事茲在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行之
漢唐宋英君誼辟行之我 國朝
太祖

太宗　仁宗　宣宗　英宗
孝宗皆行之最限隔者
先帝一十六年在位未聞一　宣詔　先帝時朝政
日非其弊正在此
陛下嗣登寶位已入二年其諸大臣曾幾蒙　宣召
相與議及時政乎不意
陛下之聖明乃於
先帝之已誤者不改圖也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但凡一切事關機務政切大體者宣
御便殿宣召大臣相與面議斷自聖心以決行止如
是在臣下不致多煩章奏在

陛下不致多瀆 宸聰最爲簡便

陛下何憚而不爲哉如大事大疑該吏部者

宣召內閣大臣幷召吏部堂上官相與商確裁決施

行其餘別部幷三法司重務俱一例

宣召周歲之間不拘日月一日之內不限遲早因而

據外以察其內因跡以求其心某忠某偽某

正某邪某攄誠體 國某固寵懷私久則未

有能逃 聖明之見者於是本之 聖斷量

爲去留脫或不公不法蹤跡詭異於人望不

恊於公論有違者臣等科道官有所見聞聽

其舉劾如是在位大臣不奉公守法以忠

陛下有是理哉如是而 主威不立 國勢不昌綱
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脩者有
是理哉
陛下泥而不行意者謂其爲舊規乎所謂舊規者非
我 祖宗列聖之舊規非漢唐宋英君誼辟
之舊規非唐虞三代聖帝明王之舊規特我
先帝朝之舊規耳况凡事當裁以大義度以經權事
當更化何拘於舊規事當守成何取於創立一
臣願
陛下急改圖之所以上延
祖宗之福下荅蒼生之望者端在此也

開問辯以新　聖學臣切聞人君之致治本於道人君之求道本於學故堯舜禹大聖人也生而知之若無待於學矣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曰精曰一曰執者名雖生知亦未嘗不資學以有成也學而有功於治道有補於身心臣以非問辯不可故書稱舜好問孔子告哀公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易乾文九二論聖學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唐太宗開文學館一時儒臣杜如晦房玄齡等十八人分為三番更日直宿

暇日輙至館中講論文藝或至夜分我

國朝楊士奇解縉等七人在

太宗時旦夕侍左右承　顧問兼稽古纂述之事不

啻寸晷自古人君養成君德以隆治化延

宗社靈長之慶造生民無窮之福未有不兼勤學好

問而得之也適者傳奉於初二日

御經筵大小臣工無任忻忭

陛下切於求道勇於進學之心是可見矣仰酬

聖志俯慰群望豈復有加於此者哉然道在六經有

是非得失邪正之歸事在諸史有公私理亂

興亡之鑒勸講之臣所以啓沃開導

聖心者要不出此然　天威重嚴下情惶惑而義理之在經傳又非急遽嚴憚中所能盡以是而欲其有所啓沃開導恐亦難也在臣下近於空談或者無益於治體在

陛下徒為色受或者無補於身心臣願

陛下自今以後儒臣進講之時少降　威重賜以溫顔反覆辯問咨訪道理於一章中或要指未會於句中或體認未明何者於政體最關何者於治道殊切務虛　聖懷究極所以如是則勸講之臣舒徐展布必能盡其委曲發其奥妙談貫詳明巨細畢舉庶亦無負於格心

之責也仍乞　再命儒臣於我　國朝遠而
祖宗　列聖近而
孝宗皇帝朝故事有功於
社稷有關於治體有益於生靈者編作講章進講之
時序入一條相攙講論一以仰見我
祖宗　列聖致治保邦之意一以見
陛下憲章祖述之意如是而聰明不日開君德不日
成志氣不日强聲聞不日美政治不日彰者
未之有也臣於
陛下深願望焉
一容直言以賡　聖德臣切聞古者天子

使公卿列士獻詩史獻書工誦箴諫庶人傳語是古之人君舉動凡人皆得言之非特言官也舜告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傳說告高宗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是占之聰明睿智之君未有不以求諫爲急也前宋范祖禹曰天下如人之一身必血氣周流於一身無所壅滞而後能生從諫者使下情上通上意下達如血氣之周流於一身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治亂之閒係言路而已我

國朝稽古定制設立給事中御史等官寄以言責

蓋防臣僚不法時政失宜

朝廷用之為紀綱

陛下委之為耳目凡官曹設施措置乖方刑賞踰制

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其舉劾言雖過

當必示曲從此

宗社生民至計也臣見近來言官言事不惟不用其

言而且罪之今不惟罪之而又外黜矣臣子

立君之朝當死君之事降黜豈其所避忌哉

臣實不忍言

陛下清明之朝尚見此舉動也言官不足惜

國體可不顧乎

先帝朝權奸播弄威福凌虐百官蔽塞言路其初故類此前轍已覆後車可不戒乎臣恐陰邪得志巧飾成風忠良喪心言者結舌是非莫辯勸誡不明縱有竭節盡忠欲報

陛下皆懼讒畏禍不敢挺然當

國家之事矣若是而望體統正紀綱立政體清

國勢昌有是理哉宋儒張栻曰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難無仗節死義之臣晉平公問叔向有曰國家之患孰為大向對曰大臣持祿不極諫小臣畏罪不敢言下情不得上達此患

之大者公曰善於是下令曰吾欲進善有諤而不通罪至死者晉平公且如此況不爲晉平公者乎望

陛下廣山藪之大納群臣之言勿罰及無罪以昭平明勿沮撓職官以壞執守勿過罪言官以振作士風以保全大體勿差官校遠出以動搖人心以遺害地方抑外戚無厭之求以愛養民力以俯荅群情治邪奸巧飾之罪以潛消人怨以重浼人忿遵崇先訓廣開言路庶懷以待犯顏必容上以彰

陛下好諫之誠下以免

朝廷舉動之失雖堯舜文武復出不是過也以上

四事臣以一得之愚感念遭値

聖明不知忌諱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陝西道試監察御史臣沈教謹

題為立本慎幾明法以廣

聖德以保大業事臣惟人君繼世而有天下之大主

之一人上有

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蒸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一日而有萬機之紛叢一舉而繫萬臣之仰瞻苟願治之志未定而治道不於其大者圖之則德意不洽於民心何以享治安之盛基業弗延於可繼何以紓負荷之

隆君道缺失而天下將日去矣故自古聖智之

君必致念於脩身立政之本而加慎於重熙累

洽之時以之圖治則功成以之享治則譚久有道之長良不誣也仰惟
陛下德妙日新業成富有夙夜孳孳勵精圖治期登天下於全盛之歸蓋厯德而保業無所不至矣臣等方將順承不暇也尚復何言但臣猶有見聞不能緘默自分愚昧不識忌諱敢試言之望
陛下試垂聽焉臣嘗考宋儒之言曰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是矣大幾萬化也一曰教敕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是矣大法三綱也一曰君臣之法二

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是也是三大也德之所由行而業之所由固

陛下不可不加之意焉者也臣請疏其十條目舉今日之事而縷陳之嘗聞

陛下登極之日旱雨旋霽五色雲見天心之昭假是固有優將嚮明而致理矣邇年來旱乾水溢南甸之羸殍弗食山崩地裂西土之變戾異常方春而地震不寧幾遍天下今淮揚且苦疫癘大行矣入夏而風霾屢作竟至經旬今寧夏又報風火延燒矣若是者是殆天心仁愛之深迺時出警懼之象而人事脩省之實尚莫禳夫召致

之徵也
陛下之於天心固宜自考其得否矣然則敬天之怒
上帝是祗著令可少自暇佚哉
陛下即位之後　親幸太學起用老成賢人爭輔是
誠翕然於　聖作而物覩矣邇來　經筵日講
一朞十寒聽諫納言怒甲移乙道揆法守可懲
也所以遵用之者何如　成憲舊章具在也所
以率循之者何如若是者恐　鋭意圖治之念
無以澄濾於　親近君子之時而　望道未見
之心終亦必亡於幽獨得肆之地也
陛下之於聖賢心宜亦自度其得否矣然則

聖不自聖賢以致賢者今可輕自棄忽哉

陛下改元之始　詔頒大赦民樂更生物情之欣戴是誠所謂革故而鼎新矣邇來盜賊蔓於賑恤之無方戢捕不見軍兵之用命剽虜肆於兆民之潛入驅禦不聞將士之好謀糧運過淮違限多矣民困軍疲雖漕臣之自劾奚及京衛逃亡解散久矣官殘吏黷雖憲臣之清解何益

陛下之於兆民心宜亦自驗其得否矣然則存心天下加志窮民者今可漫自怠緩哉

陛下總攬乾綱因勢而利導乘事制而曲防所以救弊者初亦甚可觀矣而迄今則殺人者不抵坐似

有以開輕視民命之端蠹國者免發遣亦何以
嚴懲除奸黨之戒織造之官差矣恐憑城社者
不顧杼柚之空龍虎之殿建矣恐求福利者弗
會飈鼠之耗夫救弊猶防川也不惟其隄築之
捍而又從而決之則末流不可復塞矣然近者
諫官還奏而太監王堂之擬軍遂寢則又懋昭
聖明而淩逼之漸杜矣說者以為弊之有救其幾正
在於此語曰履霜而知堅冰至雨雪而先集維
霰非
陛下所宜深省者乎
陛下公正照識登元臣於休退復諫官於斥遺

用人者初亦大稱善矣而迄今則大學士蔣冕
辭去弗惜竟不爲　社稷之計尚書汪俊遂
准還鄉曾不亮忠直之心以言爲責如給事中鄧繼
曾試御史季本等則遣逐無容而奪之氣因事
納忠如脩撰呂柟編脩鄒守益則　詔獄勿貸
而剥以膚夫用人猶任木也不察其梁棟之才
而乃斵而小之則柱石無所於資矣然晢者銓
曹舉相而大學士石瑤之　眷任獨先則又久
愜輿情而覬倖之萌絶矣識者以爲人之善用
其幾亦正如此書曰知人則哲任賢勿貳非
陛下所宜常念者乎夷夏大防不可一日不辨

陛下分番直於京操求將領於武舉所以預待乎應
敵者慮非不周矣但一遇有警所在動搖月糧
乏而屯田之政不修連年借給　內帑矣枵腹
之兵何以驅其力戰長技設而步射之訓弗習
臨時以卒予敵矣束手之卒何以望其成功失
事之戮不嚴於玩寇之官則曰姑責後效也而
倉卒孰肯効死避難之科不行於改衛之職則
曰方有　新詔也而京師誰與守衛應敵之機
將危殆莫察矣奸宄之萌盛世亦不能免
陛下專設總督於兩廣時遣總制於三邊所以定計
於行師者備非不實矣但一當多事飛[illegible]

腹裏之患似不足平而請調邊兵或見於潰泄之竊弄邊疆之急我則何恃而檄取狼兵不問夫所過之驛騷紈綺膏粱之子不習戎行而手握兵符矣取於身先士卒少年新進之夫不讀兵書而遥制閫外何在其為師貞丈人行師之幾將自此不振矣天地之泰本於君臣之有義而君為臣綱則臣得以舉其職者亦由上之保全何如而其道尤在於相信耳

陛下端拱穆清而奔走群辟則既處之有章矣但禮分闊絶而情意或不孚揆事決策宰執不容於秉持而臺諫不容於補察議禮制度禮官無可

以執奏而儒臣無可以論思　詔許直言矣言
職切直者則黜削必嚴恐長其漸而習以爲常
勑同脩省矣職效克脩者則戮辱畢及將執其辭而
欲加之罪若是則君使臣以禮之道乖矣將見
忠賢解體而讒佞日來臣爲　今日所甚懼也
人道之大本乎父子之有親而父爲子綱則子
之備極其孝者亦視其分之限制何如而其大
則在於無違矣
陛下議隆大統而兼盡至情既行之曲當矣但議論
撓擾而意見或不定因心之孝情本無窮也而
儀文崇厚禮宜有以制情罔極之恩自難報稱

而　位號尊隆名必須於考實自王國而統天
下天命之心固自有在也然始封之地統緒當
存而不可忘其所由興先尊尊而後親親天理
人情於是為至也然　大禮既定邪說可廢而
不必狥其所偏執由是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
矣故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臣為
今日所深願也家道之正本於夫婦之有倫而夫
為妻綱則內之所以長發其祥者亦由外之所
以保合者何如而其要莫先於正始耳
陛下年方富於春秋而位正乎內外則居之合宜矣
然　宮闈雖近而大順所由關　儲嗣不可不

念關雎和樂而後麟趾振振斯國本為有繫本支期於百世雞鳴警戒而後家人嗃嗃斯祚胤為無疆節欲於言語飲食此身常使强固也則必近嚴憚遠技能以養壽命之源慎動於出入起居清明常使在躬也則必檢姻戚杜請託而尊靈長之脉若是而王教之端無不舉矣夫臣之有言則既如前所陳矣但言或有感心則無他惟

陛下采而擇之因言以考實不以為可棄而以為可行省察於念慮之微體驗於施為之著持循於

朝廷之上檢飭於燕獨之時事天必脩德以召祥

致治必法古以建極御民必行仁於成化救弊必拔本以塞源用人必信任以責成應敵必治內以攘外行師必推誠以布威君臣必孚志以合道父子必則義以弘恩夫婦必養福以達順如是則

聖德之洽益以廣大　大業之固益以永長矣臣不勝拳拳願望之至

嘉靖二年五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河南道御史臣周相謹

奏為稽古脩德以荅　天眷事臣切惟黄河之清所以應聖人之出天生

陛下為中興之主固宜有是澄清之徵然河之未清不足為虧

陛下之聖清而張大揚詡之臣恐諛佞之門開矣大非

陛下遠宗帝王之意臣嘗聞之伏羲之時圖出於河禹時書出於洛文王時鳳鳴岐山成王時海不揚波此皆帝王之瑞而今昔所共誇者然四聖人不聞有致祭於河洛山海之間而瑞傳於今

為益烈今

陛下黃河之清固與四聖人同瑞者而獨遣官瀆祭豈不自異乎聖人哉夫以

陛下敬　天勤民七年而始得與四聖人同瑞以一旦祭非其禮而不得與四聖人同傳以世為天下法豈不深可惜哉禮官不能遠稽諸古以大將順之美而獨近采宋事以襲凡陋又不重可惜哉且河之澄清效靈決非區區河神所能為私者今獨祭諸其側得無棄本從末而河神又焉敢僭天功為己力乎奉答神貺亦非所宜臣仰願　明旨免賀則

陛下亦既昭察禮官題 請之非典特以
聖度包荒不欲直拒人故姑 准其遣官祭告一節
以示不當從之意但 聖意淵微類非臣民之
愚所能深察臣恐繼是以祥瑞獻諛者或踵接
於四方也臣願
陛下特罷其祭脩德荅天親賢納諫稽古垂憲且三
復
太祖高皇帝諭丞相汪廣洋之言 勑諭天下臣民
凡祥瑞不必奏凡災異蝗蝻即時報
聞如此則 聖德有徵 天心悅豫諸福之物可致
之祥莫不畢至而 宗社臣民不勝慶幸臣冒

昧觸瀆無任戰兢隕越之至

嘉靖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黃河澄清自古爲瑞遣官祭告河神該部所請有何悖禮周相這廝肆意妄言好生狂率錦衣衛拏送鎮撫司打着問得明白來說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鄭洛書謹

題為將順

聖德請溥

天恩事臣伏聞

陛下御賜尚書趙監䏻書 詩翰群臣傳誦拜舞感

激稱嘆相與言曰我

天子仁聖如此而不鞠躬盡瘁以報豈人臣哉此古

道復見地天交泰一大機會二帝三王之治非

難也在擴而充之而已夫擴充者何哉

恩之所施必滿乎善端仁之所及必同之一視其最

切而要者臣願

陛下推此心以親賢士大夫於群臣中求其德學如

宋濂楊士竒者經濟如李賢馬文升劉大夏者

遵我
祖宗朝故事君臣荅問面相都俞吁咈以紹明良喜
起之歌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臣又願
陛下推此心以眷存舊臣如致仕大學士謝遷劉健
等尚書林俊孫交等皆海內之望也縱蒲輪之
召老難復亦乞降　宸章勞問以示不忘咨訪時政
俾陳闕見則老成典刑是為　國基而昌大休
明之氣象可睹忠厚之流風自長矣臣又願
陛下推此心　赦過宥罪如狂率獲譴學士郎中等
官豐熙余寬等俯從前後疏　請曲為敘復或
量移優恤則仁如祝網德比及枯

聖量如天　聖慈如春矣信行此三者不惟大臣懷
恩而小臣無不懷不惟邇臣懷恩而遠臣無不
懷不惟輦轂之下稱
仁聖而要荒之外無不稱
仁聖而天下歌詠太平矣夫
仁聖美名也太平盛福也親賢敦故　赦過宥罪感
人心之至德也是在
陛下舉此心加諸彼而已臣食芹負暄毋勤於戀
主而陳善納約或望其格天如蒙　採納實
君臣相悅　明時之盛事臣不勝慕望之至
嘉靖五年六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任維賢謹

題為慎五始以隆新治事臣伏覩

詔書內一款朝廷政事得失天下軍民利害許諸人直言無隱欽此欽遵臣聞體元居正係澄源端本之機而謹始圖終實長治久安之要易曰君子作事謀始書曰慎厥終惟其始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自古帝王未有不謹其始而能謹其終者也亦未有圖終而不謹於始者也仰惟

陛下聰明仁聖

藩邸著聞順 天應人入承 大統踐祚之初首

頒 渙號與物更新弊政則釐革之

舊章則率由之而又聞諫斯從力行不惑退奸如脫
屣進賢如拔茅天下臣民莫不歡忻鼓舞易聽
改觀顒仰
聖人之作而思見
德化之成也何慶幸歟然而　聖人莫測愚昧難明
蕞爾草茅愛深望遠不無默議潛疑於萬一謂
陛下曩者　經筵御矣而徹講太早大臣敬矣而延
接太疎言官論奏聞有依違政事處分不無同
異謀畫不專於輔相腹心尚寄於貂璫事干權
幸遂寢閣不行罪惡貫盈或夤緣得免凡若此
者殆由中心好之故見

德而不見威矣臣竊意
陛下孝友純篤　聖情靜專正在疚恭默之餘而適
當一日萬幾　追尊之禮未隆思慕之心甫切
宜其有未遑者闕前而補於後將有待於今日
也耶志以道凝言以道接嘉靖億萬年太平之
治端肇於此去故即新懲前慮後事機之會不
可失也臣輒忘賤陋謹述慎始五事條例如左
上塵　睿覽臣非不知珠玉塡委瑪瑙用喙而
顧緘默於　龍飛下　詔之初覼縷於
鳳曆紀元之始良念責守雖異忠愛則同誠欲
陛下慎諸始也慎始而可以善其後保其終矣惟

陛下能集萬方之善故小臣敢效一得之愚義芹而獻野人區區之悃也詩曰采菲采葑無以下體語曰不棄九九之數則嘉謨可聞也伏望

聖明寬誅采納以勸敢自勵以堯舜自期光

列祖之洪休衍　中興之景運豈惟臣等幸甚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干冒

天威不勝戰兢隕越之至

計開

一曰務學脩德以慎出治之始盖務學非博問强記之謂經則師其意史則師其迹考古今以昭勸戒論人物以辯忠邪親近儒臣切劘

治道　躬覽董奏察納善言窮天下之理通
天下之情此務學之大也而其要則在於勤
勤則心志開明義理昭著而無他歧之惑矣
脩德非摛文外飾之謂靜則養其性動則養
其情存祗懼之心以畏　天矯愛憎之偏以
應物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視聽言動率歸諸
禮嚴怠荒之戒絕嗜慾之萌此脩德之大也
而其要則在於敬敬則天理常存人欲不肆
而無非辟之干矣二者交養而日進無彊則
皇極以建化原以清大本正而天下之治可成也董
仲舒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勉強

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之謂也
陛下春秋英妙睿智夙成及時有為心逸功倍當務
之急莫先於此惟
陛下留心幸甚
二曰親賢遠奸以慎輔治之始蓋君子小人勢
若持衡不容並立人君用舍之際實關治忽
之機內君子外小人此泰之所以吉者也
陛下雅重耆碩不喜佞諛堯舜之資殆不過此但熏
陶涵養貴謹其初令與士大夫接不過
視朝數刻　經筵片時而
宮中嚴如天咫尺千里雖有嘉謀忠言何皆可達臣愚

以爲師以道之教訓傅以傅之德義保以保
其身體此古之義也
陛下退朝之後必當數詔大臣相與圖事推誠盡禮
不爲虛文其經勸講亦須
虛心盡下假以
温顔反覆咨諏有疑必問非盛寒暑不可違侍御僕
從擇正人以充之直諒多聞踰常格以待之
正心養德必有助也至若趨和承顔逢迎導
欲此奸人也厚貌深情妨賢醜正此奸人也
招權市寵背非面是此奸人也而凡恃私恩
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窺伺間隙惑溺聰

明者必深排痛絕使無所售其術而容其欺
知之必去去之必決無吝也將見
大明既升群陰必伏小人革面不仁者遠善人以之
而衆庶事以之而康唐虞之治可以幾也益
之戒舜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此致治之良
規百王之永鑒也惟
陛下留心幸甚
三曰聽言專任以慎求治之始古者諫不置官
自公卿大夫至於工商無不得諫者所以廣
視聽而防壅蔽也我
朝科道之設既有專
職以隨事盡規而

皇上布告之條又許諸人直言無隱是以嘉言罔伏讜論時聞譁便者似於頻煩諷切者隣於譏訕援據者幾於掇入指遠者類於迂闊詞激者近於沽名慮深者嫌於過計然惟求其濟世與邦之益而無計功謀利之私言之必聽聽之必行行之必果甚至犯顏逆耳亦當優容必求諸道其或因論列以濟私假弾劾以復怨詭道驚愚言非急務曲意阿世則又不可不察也方今　聖明在上任職惟良員無冗濫各得其分乃簡厥脩周公之戒成王曰勿誤於庶獄庶慎孔子曰先有司專任之意

也

陛下誠能以格心屬輔相以進學責講官進退人才聽之銓曹通融財賦聽之民部據禮守經聽之宗伯選將論功聽之本兵懲奸殲惡聽之法吏程工謹度聽之司空激揚補察臺諫得行其言糾率澄清風憲得伸其志規可持循事無掣肘不抑奪於 內批不遷惑於衆口不沮撓於近習不煩擾於紛更臣勞於下功歸於 上夫何為也先民有言受諫則明拒諫則昏又曰為政莫要於守法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盡其職群策必用庶政無廢

治道之成斷可必矣惟
陛下留意幸甚
四曰重吏安民以慎其治之始蓋四海之利病
係於斯民之休戚斯民之休戚係於守令之
賢否故曰守令民之師帥所以承流而宣化
者也其可忽歟今郡縣長吏遴選則主於銓
曹而獎率實由於撫按是以守令之綱也秉
心惟公則愛惜取舍之不偏激揚勸懲之皆
當賢者得以安其位而行其志不肖者無所
用其倖而肆其奸此民之所以安也然而尊
者易驕卑者易諛為之上者殊情異尚甲是

乙非或以安靜為因循或以興作為生事或
以忠厚為遲鈍或以老成為迂濶或以介特
為簡傲奔走承順者謂之能辦集期會者謂
之敏此曰賢可舉彼曰必不可舉此曰不賢
者可刺彼曰必不可刺旌揚或因於喜摶擊
或逞於怒將見逢迎奔競之徒興而循良實
行之風泯矣臣愚以為事貴協恭不宜獨任
莫若巡撫有所舉刺則下巡按覆覈之巡按
有所舉刺則下巡撫覆覈之巡撫乏焉則料
道等官勾當公事於其地者亦可移屬廉勘
必其彼此同辭見聞一轍然後從而進退之

該其幹理操持不無可錄而封章薦剡脫或見遺則亦兼考藩臬守巡之署而博參臺諫輿論之公量材登用無輕棄也臧否據之撫按而斥陟審之銓衡而又為撫按者同心協力互察交稽惟以一才為可愛而不以形跡為可拘惟以賢否為去留而不以好惡為進退獎之重而待之優期之深而望之遠不記其舊愆而開其自新不錄其暫失而期其後效則公道昭明人心奮激吏稱其官民安其業其聞聲最卓絕者亦宜準昔人故事或

璽書賜勞或章服示榮或增秩賜金或錄屏書蹟俾

得尊於化理而布其才猷久任而超遷之非過也亦以為民也書曰在知人在安民朱熹曰宰相擇監司吏部擇郡守則

朝廷亦可無事此探本窮源之論守約施博之道者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甚

五曰養將治兵以慎防治之始夫安不忘危大易所論文事武備聖人所繫古者不以無事忘戰良有以也方今 聖明在上文德誕敷萬國躋壽康之域四方無金革之聲口不言兵茲惟其特而何犯是不韙耶蓋宴安易溺

儆戒難忘而未嘗始於垂生法弊由於人壞

我　朝兵將之制內則總之以府部而外聯之以重鎮其養之厚教之嚴擇之慎恣臻其極設奇制勝將不乏良而舉墜振頹兵自足用故法無不善或奉之者慢之也

禁旅說

兵不容置喙以在外者言之兜鍪之胄本出膏粱而作養之方亦殊曠缺上之所以致待與其所以自期既多平凡苟且無以端其本於前及其以序而承家循資而涖事又多玩愒畏沙無以矯其習於後韜略則不閑也騎射則不習也尅減支餼朘削部曲怙勢輕典

靡不為之至於城之當脩亦廢棄而不省而撫按守巡之就閱或督率而未嚴卒徒懈於私役鼓伎非其素儲其或羽檄方至桴鼓甫鳴固以睢盱震縮而股戰心寒矣而況以行伍有限之財供將領無窮之欲鎮守斂之都司都司斂之衛所衛所斂之軍旗家無儋儲身無完衣名徒掛籍力不兼人何望其敵愾禦侮也臣愚以為脩武在治兵治兵在擇將擇將在素養素養在甲法武弁適乎方其幼也учас養於學教之必至而不狃於近規提學寺其貢守巡課其能撫按獎其進第其優劣

而籍之以爲異日委任之張本及其長也克任其官者之必嚴而不容以僥進撫按司其柄守巡勵其成參兵覈其實別其臧否而刑賞之以示多官懲勸之典常勵其氣節治其驕慢察其隱占止其誅求愼屯田之修飭馬政之廢申律例之禁謹戎器之除訓練於無事之時振作於有事之際將卹其兵兵愛其將孰敢慢其上以殘其下者耶若其材之可以推轂而授鉞參謀而制閫固自有武舉之科推選之制是以羅而致之而駕御之方鼓舞之術策籌之運則又

廟堂之上自有其人誠能專其任而不撓其權何
患將之不養養之不擇擇之不良而兵之不
治也易曰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書曰惟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此保治之要法經遠之
宏圖也惟
陛下留意幸甚
嘉靖元年正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工科左給事中臣吳時來謹

題為恭　進保泰九劄以光　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臣聞復泰不難保泰為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堅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叮嚀於叢脞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　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

陛下以為泰也臣愚亦以為從古熙皞之世亦若未有　今日者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

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為九劄上陳大約鑒徵歷著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社之福也

計開

第一劄曰致戒懼臣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

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
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
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
人主深居九重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
其為安樂怠荒也從而告之曰是所謂困窮
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其
可畏既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為安樂怠荒也
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
戒舜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　天以
天下之大托之
陛下　先帝以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

陛下不識
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爲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
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狀不可
測而務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臣觀
陛下天性高明 聖度博厚御 朝聽講思道求治
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 朝之暇亦如御
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妾之時亦如接賢士大夫
之時乎臣願
陛下靜而自思常存戒懼之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爲
祈天永命之基伏讀

太祖高皇帝遊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
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
此
太祖之克戒懼也
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
此心爲切要此
成祖之克戒懼也臣願
陛下遠法堯舜近法　二祖也誠近法　二祖則必
思所以操存此心罔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
束此心爲切要矣此心既定一中常在將見
四海永賴天命益固

陛下將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
臣所深望於
陛下第一義也伏乞　留神
陛下好遊幸臣愚以為遊幸者
第二劄曰端遊幸人皆曰
陛下之適情也特遊有善有不善與遊得人不得人
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
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
連荒亡為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
晏嬰遊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
也魯隱公觀魚於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與

遊之不得人也宋仁宗與諸臣賞花釣魚賦

詩我

太祖與宋濂同遊令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知

朕君臣相樂若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

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其人則遊自善可以

為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可以為憂惟

陛下慎其所與遊者何如耳臣愚以為

陛下退朝之後凡欲遊幸處盍　召一二輔臣同遊

或敷陳道德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寫字盖

堂陛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

稍略形跡藹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讜

論有忠益得以造膝　上陳人將指此遊曰
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
今日豈非曠古
盛事也耶如此則遊幸正為訪道問瘼之資
臣猶恐
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般樂怠敖損令名
傷大體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端遊幸所
以為怠荒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豔色之移人也久而
不覺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援人主之意而
陰移其權則必多為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
好故誘之以好色所以移人主之目誘之以

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之聽之以為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即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溺沉溺沉不足必將別為淫巧以充之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損於内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喜其君之持正君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愛其君也不過為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敗人家國甚可寒心也昔

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

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
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
鮮克有終蓋誠有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
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
夫所養之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
聖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
乞
陛下留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
見淫聲必思曰是蔽聰之物也罪之之[illegible]陛下
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心養德之[illegible][illegible]也伏
乞　留神

第四劄曰發綸音臣伏覩

陛下每臨朝雍雍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之度焉舜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為之左右賛襄也今

陛下得無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謂五人者足倚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俞吁咈未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疇咨焉臣愚願

陛下退朝之後　日講之暇　召閣臣一發

綸音臣竊想

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善則人或

議之故特慎之至耳臣愚以為帝王之言不
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天下共改之
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
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間有未盡善
者諸公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帝王之盛也
故言雖善若不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
善也言雖未盡善若能聽人言而速更之猶
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我 朝獨稱盛焉亦
以
孝宗皇帝延接群臣而諫諍講讀之官日不離左右

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良法遂因之而
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必勞
陛下一一親翻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爲與
所急務者隨
陛下之意發一言商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下誠一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
問之而風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
化正在於此夫諸臣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也焉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
通者乎臣誠願
陛下之一發 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
留神
第五劄曰習奏事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
皆有面折廷諍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
以封事奏而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
不如口奏何者以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
天廷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以對衆
處分臣愚以為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必 也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故不知之耳夫以素不習之事一旦
而欲諳練若素嘗然即堯舜以為病矣臣愚
以此為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
有竟不能知者也臣愚以為既定　大庭奏
事之儀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規故事
會極門封進章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答臣
曾見有　寶座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
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而不一親之習之乎誠令各部院
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息也如地

方災異也如民間利害疾苦也如不公不法
弊端姦萌也須納之　御前即退　御會極
門　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以為常一日習
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日之間可知十
事矣由此寧有不盡知天下事者哉臣聞
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閒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
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
所致今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
嘗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
陛下勿以不知為恥惟以不識為憂長存積習之心

兢懍負息之慮庶天下 國家之故可漸至

通達而坐剖之豈非萬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 留神

第六劄曰

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

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

子之道惟在責相蓋為此也 先朝批答每

與輔臣面相可否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 覽省不竟未免請

旨封進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更改者亦必

發下閣臣再詳看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

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内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盖欲其求至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来批荅
嚴旨文理未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為此
皇上親筆耶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内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而知也臣愚以為即今發票務遵成規其合　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明示　聖意再三詳看十更之未為不可也如不由擬票徑從　內批者若事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居其位容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旨所以為舞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七劄曰　慎傳奉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而由中出者也如前日偹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官節有　明禁

祖宗設法防範奸萌意深而慮遠矣昨該兵部題覆

太岳太和山事六旬之間六更 明旨已經
該部執奏伏蒙 俞允臣無容再喙矣但如
此之類奉 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本題
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 傳帖是即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內批以求必行
其私者耶易曰渙汗其大號禮曰王言如絲
其出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
之況於傳奉一出則人人爭觀一有不當則
朝廷之上成一過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為今後
朝廷傳奉例必該衙門補本覆奏擬議可否請
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議為必可據弗以內降

為必可行即覆議未當　上心亦必下之閣
臣票擬妥至於　聖明果有美意欲行亦
必先與輔臣商確庶政體歸一而朝綱以肅
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部臣不得其
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
謂慎傳奉所以為侵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八劄曰弘虛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直延納嘉言既而厭言
官之不諳事體一聞都給事中馮成能之言
又慨然溫俞之矣
陛下之仁不惡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

争趋　召命一扣
扆前吐其胸中之蘊故諸臣之不憚切諫者如此無
非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容之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此
泰之象臣方為今日賀焉近因太常寺少卿
周怡進言冒昧致動　嚴旨黜之外省怡言
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臣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阻
敷陳脩飭恐不得復如前日之懔懔[illegible]也
者且使海內願進效忠之士或生畏
之念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為彙征之[illegible]

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

陛下之仁臣愚以為言之當而容之非

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惟其言之非當而容

之乃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斯舜之所以為隱惡而揚善也

夫以怡之一身前以狂言忤

先帝而謫之今蒙

陛下召用之又以狂言忤

陛下而又被謫怡兩立　朝而兩見黜為怡得矣其

如

陛下召用之初意何哉願

陛下即下　温旨大開言路仍　召怡補之原職使

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大見日月之更

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君納

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進於前而姦萌不得以

潛生於下矣伏乞　留神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

欲害君子則必創爲誹謗之說或更爲違抗

之論夫加之以誹謗違抗之名則人君不期

信而自信之一旦慜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

得也此風嘉靖末年最盛趙文華以之殺李默胡宗憲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馬從謙致使天下姦險壬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冤聲至今未磨焉彼小人不過爲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耳乃致 朝廷之上無過而罪一人成一過是可爲寒心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此風一長非 國家之福也今蒙

陛下昭雪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爲不伸誣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所懲求樂時有校尉訐

朝臣謗毀時政之失者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行此政彼安得有此
言命錦衣衛詰之果挾私忿誣之因曰人主
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謗者
多矣即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縉紳
之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也身
依日月之光將順不遑又安有所謂違抗
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謗矣罪以違抗則違
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恃而敢於為
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為惡今後願
陛下昭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
告違抗者即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

者即以誹謗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
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之計賞罰得其中舉
措得其宜而人心服矣伏乞　留神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太僕寺少卿臣夏格謹

題為敷陳大政切務以裨　中興盛治事臣自通

籍至今叨荷　國恩十有九載念昔經事

先帝濫廁瑣闈未效涓埃旋蒙謫調漸緣收錄荐歷

外臺項者

皇上龍飛御極臣以服闋赴京忻見漢官威儀快覩

天顏咫尺誤辱　甄拔遂貳冏卿感激　洪恩誓圖

報塞顧臣駑劣殊非駿逸之才日閱馬群徒循

驗格之舊茲勤千慮之愚用攄一得之獻謹以

時政之有關於　國體有切於　聖躬者列為

六事冒瀆上　聞伏乞　留神詳覽

俯賜採納施行臣愚無任惶悚祈懇之至

計開

一曰脩　朝講之實

祖宗朝會群臣每日　御門奏事四方人員無問大小並得引見盖欲不時咨問備知地方之災害生民之疾苦政事之得失官職之賢否俾下情得以上通　天子明見萬里法甚善也今日事雖引　奏竟爲虛文而所奏者又多泛常瑣屑不足以聳聞聽行之既久自不覺其厭且玩矣臣愚欲乞

皇上於　御門奏事之時間垂　清問下及芻蕘使

舉動可觀萬方易聽下民因之鼓舞職官有所警惕樸括轉移之間治化流行之盛莫速於此仍乞 勅該司今後所奏之事務擇緊要重大者如某處 奏何災異某處報何聲息某官保舉何官員賢能某官參劾何官員貪濫其他瑣碎不必瀆 聞如此不惟

聖聰日達 聖心日謹在廷之臣亦莫不知所觀感戒惕矣至於 講筵之設原為進德之階非若經生俗士尋章摘句為也臣愚欲乞

皇上講筵之後即與大臣商確政事評論職官咨詢風俗料度夷情其有條對失次欺蔽不忠者

料道得以面斜之将見諸臣日近
天顏渥承　顧問莫不爭自磨濯益脩職業而
聖德益純　國體愈練施之政事罔有不得其理者
矣伏乞　聖裁
二曰肅　郊廟之儀人君父天母地而紹統於
祖宗郊社禘嘗所以虔報祀而重本始也
皇上郊社廟祭親臨舉禮誠之至矣第　乘輿出入
警蹕森嚴萬民於此具瞻四方由之式聽在
尊之禮不容或褻臣愚欲乞
皇上自後出幸南北二郊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冠服
御輦率由舊章以示臣庶於行禮之際仍

勑該部諭令執事者雍容雅飭毋致贊呼迫促拜跪
參差庶乎致敬致慤各竭其誠来格来歆並
受其福矣伏乞　聖裁
三曰慎燕息之容宋儒有言人主一日之間親
賢士大夫之時少接宦官宫妾之時多燕息
之間正謹獨之處也臣愚欲乞
皇上於退朝之暇不忘　臨御之儀凝然淵默端然
靜重詳繹　祖訓熟閲　奏章非禮勿視非
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將見食息起居
威儀不忒前後左右間隙莫窺涵養精純天
德於兹日懋神元翕聚　聖壽爲之日增矣

伏乞　聖裁

四曰隆心膂之託人君一日萬幾所與共理者宰相也故稱君明臣良治具畢張又曰相道得而萬國理輔弼之所係誠大矣臣愚欲乞

皇上日親輔臣慎終如始即票擬之未合惟申諭以示公苟啓沃之可從務　允俞以示廣而為大臣者亦必仰體　眷倚之重共攄篤棐之忠受善貴虛而濟之以斷接下有禮而處之以公鑑別分明深惟誠偽之辨取舍攸當務核名實之真庶乎上下交而德業成　天保

聖裁

五曰重耳目之寄自古言官之設以為耳目之司故史稱吾有李勉朝廷始尊又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言官之重由來遠矣我朝建立科道以司糾彈凡以肅百僚振紀綱使人有所憚而不敢肆也頃者　朝廷之後乃有中官群毆御史幾殞節奉　明旨將許義等拏送法司重究又申諭王廷等紀綱法度朝廷自有主張臣竊謂　朝綱獨奮將必重懲群惡追究主使各正其罪以明至公而後已乃無何許義不必送法司矣主使者不究矣李學道又從而調外矣紀綱法度於此大紊恐非

所以示四方傳萬世矣夫中官者

陛下之僕從也言官者

陛下之臣子也漢時閹宦恣肆司吏校尉尚得以磔諸市今許義一賤廝耳御史纔行糾參即被毆辱身命未保譎調隨加解風憲之官以快近習之忿重不諳之譴而輕無君之誅傳之海隅遠夷將謂　中朝御史被内臣痛毆幾死又調外任紀綱法度一至此哉且許義何人敢於　朝堂之間肆行兇惡抑有何力能驅策群小耶此必陰有所受乃敢欺君辱國如此所謂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顧可不求首

謀之人而薄示切責之寬耶夫御史巡城據
法行事亦其常職今橫被毆辱毀裂冠裳即
驟遷以獎之平生意氣於此沮喪甚矣況講
之乎學道一人不足惜其如耳目之寄何其
如　朝廷之綱紀何臣愚欲乞
皇上申飭近習追究主使明正　憲章以示懲創其
御史李學道仍乞　勑下吏部議擬容令照
舊供職耳目無所壅蔽綱紀不至陵夷官寺
知警而群工思奮矣伏乞　聖裁
六曰專督撫之任　國家控制夷狄關堡星列
將士雲屯督撫分閫調度備亦密矣奈平日

久邉事日非黠虜跳梁為謀叵測頃者遴選督撫之臣責以簡練之任 戒諭申飭聖懷之所以注念於邊防者何切也夫軍旅之務自古為難西北之患於今孔棘自非曾試其事目擊其時與身履其地者固非可以揣摩測度據紙上之陳言為帷中之勝筭也今衆言盈庭群策角立督撫動而掣肘行多顧盼其何以鼔精神而樹勳業耶臣愚以為備邊禦虜惟在擇人既得其人矣則必聽其言行其志兵馬錢糧衣甲器械機宜調度一任其所為而無中制焉又必寬其法紀假以歲月一

挺名錄小衂勿罪而惟要其成功至於三年
無成冒破欺怠者治以重罪不宥如此庶乎
賢者得展其謀猷不肖者難免於罪戾而虜
患不足平矣伏乞　聖裁
隆慶二年七月十七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添註尚寶司卿臣劉奮庸謹

奏為竭愚忠補　衮職以隆萬世治安事竊念臣一介草茅謬通仕籍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潛邸臣職雖微賤豈徒效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之富貴哉區區狗馬之忠冀將有所啓沃以裨皇上身心之助　今日治理之地爾伏自即位以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疢未消外夷非不威順而伏幾可慮　朝政若振飭矣而權柄漸移仕路若清肅矣而熱套仍舊凡若此類百司庶府引領　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

皇上者何至切也而近日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
潛邸舊臣也處心積慮忠懇然謹條列五事冒
死為
皇上陳之伏惟 留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一曰保養 聖躬蓋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主
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萬幾之
繁人主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欲之
端此非大智大剛鮮有不為所動者而精神
意氣坐此日損雖有願治之念竟失其振勵
之本矣如之何其可伏願

皇祖繼今以後思此身付托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
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逸樂而輕
萬年之慮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衆欲之攻
如此則 君德日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而 宗社無疆之福端在是矣
二曰總攬政權蓋人主之權禮樂刑政之本必
一政一令出自 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行
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
大小臣工斂手屏跡竊弄威福者誰與今政
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承行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之際

皇上曾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於公論而無敢自快其恩讎與臣未敢知也

國事之紛更果盡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與臣未敢知也即如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之責而今敢為身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為礪世之典而今皆為市恩之具　先皇之世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明作之志獨觀萬化之源於凡用人行政即庶府之所建白閣臣之所擬票而參以

聖裁時出獨斷則臣下莫能測其機而權衡不至於偏重矣

三曰慎乃儉德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窮奢極慾以從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所禁而不為不知國家之藏富皆小民之膏脂也矧朝廷歲有經常之費邊鎮歲有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供一歲之出而復加以無益之作財用幾何而不匱哉自

皇上御極以来內府取銀已數十萬矣求珍寶之異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悉鏤金雕玉之飾淫巧之技勝而耗財之弊滋其於身心實用果何所裨益哉伏望

皇上念內帑空虛之甚憫小民征輸之苦不作無益

不貴異物當中外無事之時而厚為儲蓄之計則府庫充於節用而有備可以無患矣

四曰留心章奏蓋章疏之達於 上或言君德之臧否或言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或言時事之利害雖建言者未必一一皆中而原其心無非效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托諸空談而愉邪之反生猜忌讒言之不聞於 上職此故也

伏願

皇上主之以含弘之度而狂直者優容其過參之以精詳之思而當理者曲體其情言及

君德而反己自脩言及　朝政而更化善治言及人品而舉措必公言及時政而酌議必當如此則聽言者既見之行事而進言者益樂於效用矣

五曰起用忠直蓋忠直之臣　國家之幹古之聖帝明王必培植其氣節而隆重其委任是以國運恒必頼之然所謂忠直者非曰承望風旨而肆為攻擊以泄他日之憤迎合權要而互相薦援以樹私朋之黨者比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臺諫之臣或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此等之臣抑何利而為

之要皆忠直之所發也

皇上業已斥逐之矣夫以臣之膚劣揣分遠愧於逐

臣而班行濫竽於近侍忠直之士反使之白

首於林壑乎非 盛世之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其批鱗之忠恕其愚直之罪降 詔賜還布

列庶位廣寬仁於既往作直諫於將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德同於覆載而諸臣之感 恩圖報亦

將永矢啣結矣

皇上誠味臣之言而默自省改臣雖冒干斧鉞死亦

何憾如不以臣言為然而但假之優容臣即

叨冒官秩碌碌班行思之有餘媿矣非 臣所

敢知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隆慶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臣劉忠謹
奏為謝 恩幷陳愚見以裨
聖政事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
臣知會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成朝廷已屢有勑旨了劉健等還着有
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請臣家存問臣扶
病望 闕謝 恩訖切念臣以蜉蝣妄幻之軀
混麟鳳郊藪之跡、殿閣則駢聯孤卿之銜品
桑榆則重拜 問使之旌麾 天光被於綵裳
露滑零於擁腫昔平格或餘僅有今賊子幸乃

竝收寵竝乾旋老當屯邅將危特殆且悲且歡
歆枕授意令子代書乃哀鳴之禽非擇音之鹿
無馬卿遺稿於牀頭切史鰌屍諫於牖下切惟
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君身所
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天威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　祖訓以永萬年垂統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幾政
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氷此古今帝王貽謀燕
翼之良猷　中國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
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
所謂君子者公清正大廉靜光明其學務以道

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尺度之權
衡殿 國是之廢置得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
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老彼小人者或勸於
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於太平矣所謂
小人者陰險奸邪嫉賢妒能納賄招權口蜜腹
劍結與援以固寵榮諂言飾以規舉劾鮮廉寡
恥辱道喪心得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
奸進援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樊
不遺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
林甫懷毒於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狡兔張說
溺於鼓鑄而懷慎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

機否泰於此攸繫此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
為第二議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心　念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
啓荒縱之源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
色以瘦精神無嗜禽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
識忌諱而為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
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
無納讒言以防深厚之詐欺惜
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之才
擁虛器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竽練兵必遴[illegible]之
勇糜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蠹食治道與危機

一念恒存於意外內脩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
新盖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
籍以爲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
之編切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
帝所爲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
况隋無積善之基者乎狂者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愠纘叨　內閣忝與政幾同官悉三
壽之良獨臣乏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成一疏思
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意請
聖駕早晏臨御　文華默召輔臣容授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九卿長貳之賢能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於各官銜下直書數言務出知見之真不墮毀譽之計又時與六卿長貳之中或次第以承宣撫巡藩臬來朝亦不時以賜問其轄內寮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之大利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荅聖明一如輔臣之例無事虛文仰承德意會萃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以備御覽各以一付之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除不次之超拔更量材品各諉責成其未在所舉若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庶材稱其官官稱其事

材於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心或者不出於此臣肉食四十餘年叨開十有餘載敢僭垂死之筆少贖狂生之愆但蠓虱已吊於湯沐之方具而犬馬已迫於帷蓋之旣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石室秘藏不能啓帝王心印之寶篋雖蓄舊筆亦有愧伏爲口授之滌文執黃卷以窮言未能於片言隻字存白頭之故昔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哀矜曲加采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爲此具本令義孫劉稼齋　奏以

闕臣干冒威嚴不勝隕越之至

嘉靖二年八月初二日奉

聖旨覽奏具見卿忠愛至意該衙門知道

翰林院編脩臣湛若水謹

奏為上下一心同濟

聖治事臣近觀進忠言者或斥奸邪之惡或規

聖躬之缺皆蒙

聖德包容而未見繹改近幸未見憂悔二者蓋未知

安危利害之相關是以不能不痛切而猛省也

臣得以近事明之

陛下龍飛本國習知舟事請以舟喻諺云同舟共濟

豈不信哉豈不信哉夫天下一大舟也治亂安

危未有津畔猶濟大海也本在人主之一心猶

夫舟之柁也公卿賢士輔導之臣運籌指方猶

夫舟之有長年三老也百僚宣力猶夫篙師撈
人為之左右也內臣外戚猶夫附舟之人也天
下民庶寶為邦本猶夫君之寶貨在載也故附
舟之人與寶貨之利害在舟之安危舟之安危
在柁之張弛柁之張弛在長年三老之操縱而
篙師宣力與否也故舟危則凡在舟者莫不危
舟安則凡在舟者莫不安有恃寵外法以敗人
國家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自以為安而鮮
不失者如　先朝之跡而不知鑑也可謂智乎
故欲濟中興之善治者莫若正君心欲正君心
者莫若親輔導知學之臣欲親輔導知學之臣

莫若左右僕從勿用匪人故一正君心而萬化理矣諺云同行同命君臣内外以之今陛下不覩儒學之臣不聞正心之術朝綱不奮宰制不施初政漸不克終近習漸爲蒙蔽天戒屢見不實脩省科道大臣交章未獲舉行臣恐如舟之柁漸弛矣左右親信之人蠱惑上心不引之以聲色則引之以異教親戚希無厭之賞近幸奪法司之獄刑罰僭差紀綱廢弛是皆所謂同舟之人鑿舟而破之而不知自溺之禍者矣大臣見斥則將相繼求去如尚書林俊孫交者百僚視之以爲進退者也今人懷危心是

猶長年三老篙師榜人扑去而誰與宣力矣天
下萬民莫為匡濟臣實痛心渺乎不知舟之安
危也伏乞
陛下察同舟之義講學以正心親禮大臣聽用科道
百僚以輔理戒諭左右親幸之人使勿壞事鑿
舟以自溺則內外臣工庶咸有濟於無涯之福
矣臣非糾劾之官然職在以學術開導人主誠
有所見不敢不陳
嘉靖二年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臣張國彥謹

題爲恭

進太平四箚以竭愚衷以隆

盛治事臣聞帝王之御世也一本端則萬化理人臣之責難于君也大綱舉則細目張唐虞三代之治由此其選矣臣備員瑣闥叨直論思自進言之外無可爲

皇上報者用是謹披瀝愚衷條爲四箚以

獻倘蒙　勑下所司量行採擇其於

今日太平之盛未必無小補云爾

計開

一曰議進講之規以培
聖德臣聞昔人有言曰　君德成敗在
經筵自唐虞三代時觀之此言殊有未盡自後世觀
之則誠若所云者且如我
皇上端拱清穆其尊如天臨御之際堂下遠於千里
退　朝之餘門外遠於萬里雖師保之輔導
未必感格於忠言臺諫之封章未必盡徹乎
睿覽所恃以啓心沃心克成
聖德者舍經筵其何以乎況諸臣之進講也罔不開
誠布公
皇上之聽之也又皆心領神會當是時天機勃發焉

慮澄清將以二帝三王為不足法矣但恐人
心之出入無常理欲之消長甚易大禹惜寸
陰文王不暇食為是故耳乃今堂堂
盛典率於夏冬輟之雖休養
聖躬何嘗不可而一暴十寒未免前功盡棄臣一念
狗馬之私殆有惓惓於中而弗能已者又惟
帝王之學與儒生不同天下之理本同歸一致臣竊
見五經四書多微詞奧義且
皇上素所講習㝠會已深求其開卷易見無俟辨說
而自能感發其良心者孰有如前代史冊乃
我朝

皇明祖訓昭鑒等錄與宋臣真德秀大學衍義諸書
乎合無　勅下閣部大臣詳議以後除
經筵正日將五經四書照舊進講外其餘日期則專
用前項史冊及
祖訓諸書有關治理者反覆開道務俾我
皇上博觀往古大鑒將來以後雖隆寒盛暑
經筵日講常規慎無一槩盡廢務使我
皇上善言常入於耳善念常萌於中如是則天理日
明人欲退聽盛德大業駸駸然與
天地同久矣
二曰別章奏之體以節

聖勞臣伏覩隆慶三年八月內禮科都給事中王之
垣等題爲酌陳 廷臣納忠事宜仰禆
聖治事已經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今後各衙門章奏務要詞語簡明字畫楷大
照嘉靖初年格式 便殿面奏候旨行欽此
臣看詳近日章奏繁冗其字畫楷大誠便于
覽觀而簡帙浩煩尚難於周徧盖
皇上以一身爲 天地綱常之主內而中國外而夷
狄近而百官遠而民庶中間情有所不得伸
勢有所不容已者皆得形之章奏控籲
九重洶涌來 朝廷之上細務漸煩彌文日盛使一

槩詳審則萬幾之積　君父不勝其勞一槩
舍置則犬馬之忠臣子安能自達如臣猥以
菲劣前月內會條論新政五事冐干
雷霆無非欲
皇上親輔臣養　儲德開宰執同心共濟之猷鼓臺
省直諫敢言之氣脩明史職大寓勸懲以成
一代光明之偉績也顧其間文詞鄙俚且
多掇拾常談其不足以感悟
天心而置之淪落無庸異矣但恐將來緩急不分玉
石並棄壅蔽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合無
勑下該部詳議今後將內外一應章奏各因其事之

大小情之緩急分別門類如在外文移照驗
照詳體式以便
御覽再照知人則哲自古為難進退人才
帝王首務臣見邇來內外舉劾章疏專一馳騁四六
遂至毀譽失真甚者官已莅成而議及筮仕
文取對待而事出無稽此皆組織浮詞而不
務覈實者之過也殊不知人才未甚相遠美
刺豈在多言善狀誠有奚必過為鋪張大節
未虧焉用備及瑣瑣矧今考察屆期視昔尤
宜加慎臣蚤歲家食及前任知縣親見教職
佐貳等官有年未五十註以老耄趙甲貪鄙

誤坐錢乙者彼豈不以下吏卑官悪足介意

盡思一命以上均爲王臣名節利害所關安

有彼此若使任情顛倒誰能心服七習之不

端而官邪之日甚有由然矣合無行令兩京

臺省在外督撫巡按衙門今後除剡薦異才

糾彈大蠹照舊論列外其餘循例舉劾章疏

宜比照條陳式樣硃語下總提大意後開應

任應罷官若干員應改應降官若干員每官

務將心術操守才幹年力分爲四項每項俱

要事跡可指其所指事跡不過一二考語不

逆數言更須明註某某長於學行某某長於

風力某某長於智謀勇敢會計推鞫各堪備
其衙門之選以憑不次擢用至於兩直隸十
三省例應入　覲說堂等官今後但遇考察
年分俱要先期將所屬官員虛心滌慮備加
體訪俟衆論恊一摘取賢不肖之尤若親見
其人試以行事然後斟酌考語量議去留毋
得偏聽輕忽致生顛倒其陞調守制應在前
任考察者尤必秉公持衡不許故爲枉縱如
此則章奏之親覽在
陛下不憚其難而黜陟允當諸臣亦罔弗各盡其職
矣

三曰申訐辯之條以開言路臣惟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常事獨臺省之臣不然者豈
故爲寵異如斯哉蓋官以言名職以言盡故
上自　天子下及百僚中間一切政務缺失
人才進退世道之隆汙升降閭閻之利病休
戚皆得聞風論奏諸人不許辯訐故曰擢用
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
氣而假以重權者其爲
聖子神孫慮何深且遠耶臣切慨近年宿弊言官論
人人即從而辯之自達官以至下僚率爲常
態甚者或洗垢吹毛故爲醜詆捕風捉影妄

意中傷　朝廷體統
祖宗法令不從茲蕩然矣乎臣聞古之諫官言及乘
輿天子改容事關軍國宰相待罪今顧倒行
而逆施焉有識之士既嘗扼腕太息矣乃被
論之人又復群然訾議紛紛焉辯訐無已俾
業是官者多遠嫌避謗務爲容默論一人則
囁嚅趦趄進疑靡定言一事則瞻前顧後點
檢踰時且猶兢兢焉業業焉恐上觸
天威下招物論然則爲臺諫者將何以自効其職哉
語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前車既覆後
車當鑒以從而欲言路大開公道大明壅蔽

大去治効大臻臣知其萬萬不能矣乞
勅該部查照前令重加申飭以後一應被論官員不
許造言騰謗假以認罪伸冤為由將
朝廷耳目妄意摧挫違則痛懲一二以警将来併
乞 皇上 少霽 天威将隆慶元年以後
諫言得罪諸臣量行超擢以慰中外人心以
存 國家大體庶
祖宗臺諫之設不為虛文而臣愚鰥曠之罪或少免
於萬一矣
四曰通任使之法以儲相材臣聞孟軻氏曰天
将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

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
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古之人所以建不
世之奇勳成格天之大業非後世彷彿其萬
一者特有此而已我 朝館閣之臣最稱清
要自昔以來 內閣非翰林不入翰林非庶
吉士不預者蓋 祖宗時內閣止備
顧問翰林止備纂修故取其文學而不須煩以政務
亦勢之不得不然耳嗣後六曹之政必請
命于 天子 天子之令必擬議於 內閣則今之
內閣即昔之宰相濟濟英賢後先相繼誠可謂極
一時之選矣臣恐自是而後人心不古巧偽

日滋萬一雕蟲末技濫廁清班謂三公可坐
而待郡吏治為流俗而政體民瘼恬不加意
將來 朝廷之上亦何賴於此人哉況天下
之事必諳練乃精中人之才縱習之猶恐不
利耳聞雖切何如目見之為真討論於簡編
終不若身親經歷者之為尤愈也合無
勅下閣部大臣詳議今後將翰苑之臣隨其資望才
識量授拊循方面等官俾其洞悉民隱親嘗
世故俟敭歷既久政蹟有成克稱台輔之器
者不次超擢晉之 密勿其每科新進士初
授悉量擬外官如庶吉士有缺令在京九卿

堂上翰林科道在外總督撫按衙門各舉所
知二三員照例考選教習察其文行兼優名
實相副者授以編修檢討如是則非特名卿
碩輔種種輩出而百司庶府亦罔不皆得其
人矣

隆慶四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